皇清經解

D仁12
478
335

D 12
門號卷

北京
2.0
934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三　學海堂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子夏易傳說者以爲卽孔門卜氏此恐未然周易正義初卜商作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唐會要劉知幾孝經注議有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隳剏者矣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眞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遠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崇文總目曰子夏易傳十卷篇第略

依王弼式決非子夏之文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文獻通攷引總目及晁氏陳氏說皆言其僞因學紀聞子夏傳張弧作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有卜子夏易傳又有張弼（弼疑弧字之訛）解卜子夏易傳愚案漢書儒林傳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犁然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僞托也

程子易傳明初本與朱子本義並行然本義簡要便於誦習後人遂置傳不觀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董楷撰以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合爲一書又博采程朱之說附錄其下使互相發明惟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楷此書始曝書亭集書周易本義後云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於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創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此何說哉江西劉髦嘗撮程傳之要爲一書名曰程傳撮要蓋亦便於舉業之書王氏易略例曰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此誠通論足祛專講象數之惑

鈍翁文鈔曰心實則誠乾三畫皆實故聖人以誠言之心虛則敬坤三畫皆虛故聖人以敬言之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得乾中畫故其彖辭曰有孚惟心亨孚者誠也離得坤中畫故其爻辭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誠敬所以爲心學之本也

易爻第一位言初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爻不同者孔疏引莊氏曰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云棟橈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也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乾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初有下義也

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而九三不然者于寶曰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按無陽何以稱龍說似難通李氏集解作爲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引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

師卦丈人王輔嗣曰丈人嚴莊之氣崔憬引子夏易傳云當作大人李氏集解取之

比卦原筮元永貞原字歷觀先儒之說未有作再字解者于寶曰原卜也蜀才作究字解孔疏作窮字解窮與究義均程傳亦只作推原解惟朱子本義作再字解似用周禮原蠶爲再熟蠶之義然周禮太卜掌三兆一曰原兆注謂拆裂如原田未嘗有再字解也門人諸壽賢謹按禮記文王世子泰卦大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作再字解

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
愚案女主之說不可爲訓夏氏稱后豈亦女主乎又財亦非富
之謂康成曰財節也荀爽本作裁漢書凡裁字皆作財蓋古字
通用朱子財與裁同蓋本荀義亦與鄭氏之旨有合

噬嗑九四噬乾肺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肺太平御覽引王肅曰
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釋文引鄭氏曰肺簀案
肺既訓簀簀當是竹萌殆卽今之筍脯

剝六二剝床以辨虞翻曰指間稱辨六四剝床以膚翻曰辨上
稱膚翻意蓋以自足而指而膚俱指足言崔憬曰辨當在第足
之間是床榻也憬蓋以剝床皆指床言故以辨爲床榻以膚爲
床中之薦席朱子曰辨床幹也意似本憬膚京房作簟謂是祭
器澹庵云易于坎剝取象簠簋以寓精意蓋本京氏之說程傳
以足辨指床言膚指人言

大畜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氏曰艮爲手手上肩
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也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見
崔駰傳注則康成本以何字作荷字解虞翻曰何當也亦荷字
之意王弼曰何辭也朱子曰言何其通達之甚也胡翼之傳以
爲本無何字以象有何字誤入于此皆以何字作語助之意解
而於本句義殊欠明了案張昭論李邕婆羅樹碑曰其未曰一
歸可門可門者何門也考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
乃爲儋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鞉牛
是也後借爲誰何之何更以擔荷爲儋何字也見今石文字記

然則鄭氏作荷字解自是確不可易

頤六四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子夏傳拯作拼音升亦音丞旅九四得其資斧子夏傳云齊斧張軌曰齊斧黃鉞也

恒九三或承之羞陸德明曰或有也不如作不定一人之解於義爲長

晉六二晉如愁如今本鄭氏易愁子小反按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九四晉如鼫鼠陸德明曰五技鼠也九家易曰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

晉六二晉如愁如今本鄭氏易愁子小反按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九四晉如鼫鼠陸德明曰五技鼠也九家易曰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

晉六二晉如愁如今本鄭氏易愁子小反按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九四晉如鼫鼠陸德明曰五技鼠也九家易曰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

睽六三其牛掣虞翻曰牛人一低一仰故稱掣康成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說文作栔云角一俯一仰子夏傳作契云一角仰也荀爽作觸

解九四解而拇陸績云足大指李鼎祚曰解九四體震震爲足三在足下拇之象王肅曰手大指愚案咸卦咸其拇馬融鄭元皆云足大指也虞翻亦云足大指艮爲指坤爲拇故咸其拇則王肅之說非也（拇集解引子夏傳作跗引子跗）

井卦羸其餅今本皆作羸釋文引鄭氏作嬴云讀若蘿按嬴有蘿聲古亦通用

歸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視李氏集解兩能字皆作而字（盎本）

虞氏仲翔按古能耐字通用此兩而字當卽耐字或傳者脫其半耳說卦兌爲妾爲羊虞仲翔羊作羔云女使皆取位賤

呂氏春秋諭大篇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此古文大禹謨之文也在孔子未刪書之前固謂之夏書也想不韋尙及見外史所掌之舊耳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引仲虺之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皆與古文湯誥咸有一德篇中語相出入

夏書甘誓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所引經文亦與今甘誓略同兼愛篇又引禹誓云蠢茲有苗云云此則古文大禹謨之文也又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上四句尙書洪範文下四句亦與今詩小雅書傳引古往往多有舛異如此

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請服皆以伐扈爲禹與書異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興也有扈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孔注有夏啟也戰於甘滅扈也淮南子齊俗訓有扈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洪容齋曰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呂氏春秋先己篇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吾德薄而教不善於是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有扈氏服愚案夏德衰於太康相立而羿滅之安有修德服扈之事呂氏所

記益傳聞之謬

孔安國注論語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與此正同愚案孔注論語又傳尚書今此文明載尚書湯誥而反云墨子引書若此後儒所以疑古文尚書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集解中仍引安國之說後之疑古文尚書傳所由併疑論語注

郭氏爾雅釋詁注引書傒我后此古文尚書太甲篇也又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古文尚書大禹謨篇也璞殆及見古文故所引如此又引逸書劍我周王此古文尚書武成篇也劍昭字通武成與禹謨太甲同爲古文獨謂之逸書所未解也

郭氏爾雅注於鳥鼠同穴下引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於狗四尺爲獒下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然則安國之傳西晉諸儒固多見之

尚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益仿朱子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

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并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

平章百姓孔傳曰百官也康成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作如此解方與下文黎民不䘏蔡氏通指百姓黎民爲民而以畿內天下分疏之甚無義理又百姓如喪考妣亦指百官言下遏密八音乃指黎民益臣分親故如喪考妣民分疏故三年遏密八音而已足伸其哀矣楊升庵主此說顧亭林是之宋長孺

尚書埤傳亦從古注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李氏引此以解周禮曰言以廣子姓耳

二十二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則以四岳爲四人而不數稷契皐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勑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勑命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誡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爲一人益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太岳之後也杜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崔昭注四伯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皆以四岳爲四人則蔡以爲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

鄭語史伯曰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伯翳舜虞官少昊之後伯益也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訓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漢地理志秦之先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王符氏姓篇伯翳佐舜禹擾馴鳥獸鄭康成秦詩譜亦云伯翳爲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其說與尚書合則伯益卽伯翳益翳特聲轉字異耳仁山金氏斷其爲一人是矣至以益爲皐陶子見於鄭氏詩譜曹大家列女傳注高誘淮南子注而王符仲長統並言之孔氏書疏陸氏音義張守節泰本紀注邢昺論語疏亦竝同其說金仁山曰果如是當楚滅六蓼時秦穆方霸西戎何云皐陶不祀乎則非屬父子明矣不知文仲此言益傷楚薦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而歎非謂

皐陶盡無後也皐陶偃姓羣舒皆皐陶後六蓼雖滅羣舒不猶在乎則不得據以斷皐陶之無後併不得據以斷益之非皐陶子路史又謂伯翳少昊之後皐陶之子伯益高陽之第二子隤顓益本杜氏左氏傳八元注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卽皐陶字而強以隤顓當伯益也（鄭道元水經注僊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顓應碑曰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顓高陽第二子伯益也因學紀聞引之益亦附會之說）

宗彝類獼猴出貴州思南有山曰飢挐形如飢故名山盤亘數百里人不能到宗彝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傳遞至下下者始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衮衣取其孝也見侯鯖錄案注疏宗彝爲虎蜼二物說本周官司尊彝虎取其義蜼取其智以宗

羽爲虎蜼二物不合六章之數蔡傳宗彝虎蜼取其孝則以二物爲一物且虎蜼取孝更何所據宜爲後儒所訾（宋翟耆年籀史下卷有辨州宗彝記一卷今失傳）

雲夢藥溪談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貆絲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此爲繪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荆揚二州皆貢金三品孔傳三色銅也益謂青白赤色王肅以爲金銀銅而蔡氏從之非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

禹貢記道山者正以記道水馬融王肅皆以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此三條也鄭氏康成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四列也蔡注有南北條而無中條本於漢書地理志然不若從馬王之說爲安孔疏譏康成之說爲創造鄭大儒必有所本而言

盤庚三篇史記謂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而作又謂高宗肜日作於祖庚時與書序異金氏履祥以爲祖庚繹於高宗之廟用史記說也

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其外二遷終不可攷盤庚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并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以爲以下文今不承於

古文勢按之似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嘗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而所謂五邦者指卿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卽相耿爲五邦則并遷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卽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

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吳氏裨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案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爲三公則築字不得作卜築之解當從孔說爲是若說之所居孔傳謂在虞虢之間水經注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傅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平陸縣志傅巖在縣東二十五里聖人澗上兩山之峽曲岸回巒卽說版築處今有祠說所築之道相傳卽今運鹽道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顛軨坂墨子尸子以傅巖爲在北海之洲者非明一統志其地名隱賢社唐呂温有傳巖銘

王朝步自周孔傳謂步卽行然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無步行之理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以二夫行車爲形但古車無用人惟輜車重車有之周禮鄉師縣師軍旅會同作其輦輦馬駕以載輜重爲輦人輓以載任器爲輦鄭注司馬法曰夏后氏

謂蕫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蕫蕫一斧一斤一鑿一椎一鉤周蕫加二版二築夏二十人而蕫殷十八人而蕫周十五人而蕫是蕫載器而不載人巾車王后五路蕫車組輓此特用於宮中者步蕫起於後世豈宜在周世乎然觀左傳使婦人蕫以如宮公叔文子老矣蕫而如公則用人輓車亦未可定也

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十人中明有婦人故孔傳以文母當之宋儒劉原父以爲子無臣母之義一人蓋武王之后邑姜朱子論語集注從之蔡氏尚書註從之案王伯厚引論語釋文云子有亂十人（唐開成石經論語本無臣字）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則古本尚書原無臣字既無臣字則正不必改文母爲邑姜矣或曰孔子所謂婦人者乃殷人之誤殷人謂膠鬲也此說非是膠鬲商容皆不臣周何得與十亂之列馬氏繹史謂殷人之說不足辨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如以婦人爲邑姜則成王不當斥言其母與諸臣伍矣亭林日知錄曰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太姒邑姜在宮閫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不必并數之以足十人之數牝雞無晨方且以爲糾罪乃周之功業必藉婦人乎此理之不通或傳寫之誤

劉興伯（昌詩）論洪範七稽疑脫字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貳鄭氏注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貳謂貞悔也兆卜之名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圜雾克也二衍貳謂貞悔也兆卜之名

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古者用之衍貢則非占也尚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或爲一句則義理明矣按此說有據可從

書經中以肆字冠句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厥緒肆祖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肆惟王其疾敬德不可枚舉朱子以爲皆承上起下之詞蔡注或訓爲遂或訓爲故皆本孔傳及爾雅與承上起下之義合惟于梓材肆王惟德用訓肆爲今陳氏櫟譏之其實蔡注亦本爾雅未可非也但改此句孔傳以王惟德用爲句而以肆字屬上句與蔡注不同謂能遠拓其疆壤則于先王之道遂大以大訓肆于理亦通

戴記文王世子篇以師保疑丞爲四輔然三代上有師保之任無疑丞之官伏生傳賈誼書雖竝載之似未足信洛誥四輔孔傳第釋爲四維之輔不以爲官稱也朱子曰四輔猶四鄰攷孔氏益稷篇傳云鄰近也四近前後左右之臣與師保疑丞之義爲近史記引虞書四鄰亦作四輔臣鄰輔弼義亦相通蔡氏以東都當之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爲四輔不知三輔係漢後稱名京兆馮翊扶風也豐鎬祇二輔何得言三且漢地理志竝不以三輔爲名至沿稱既久紀形勝者因有三輔黃圖一書耳宋人鑿空臆說往往如此

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曰命伯禽爲周公後冊者封命之書也此即詩曰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左傳祝鮀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後以經釋經命周公後之爲封伯禽無疑蔡氏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後豈知留後二字固屬後世不典之言乎周公與成王兩度來洛一在七年三月營洛一在十二月至八年五月卽還宗周居洛僅六閱月何嘗有成王先歸周公留後之事且營洛則王先歸若十二月赴洛次年有遷殷民之事成王親伐淮夷踐奄五月還鎬而謂成王先歸可乎黃氏日抄據畢命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一語以爲合從蔡注不亦謬乎

三亳之名孔傳不著第云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鄭康成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版尹益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也是則三地本無亳名特以亳民居之而名之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地名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北亳爲湯受命之處南亳則湯未伐夏時所都其地與葛爲鄰今寧陵之葛鄉是也西亳卽帝嚳之都湯既伐桀乃遷于此卽盤庚所遷之殷也合諸家地志參之謐之說甚確鑿可據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終

甌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古庚申補刊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鄭氏詩譜文王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正義曰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知此時賜之采邑使施先公之教於所職之國也又詩序正義曰化霑一國謂之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才得六州雖大於諸侯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爲雅體文王未年身實稱王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容齋隨筆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據文義周公名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
應蓋簡册誤耳按此說甚有理可從
鄭氏邶鄘衞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康叔封
於衞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
周夷王時衞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
之爲邶鄘衞之詩焉夫邶鄘地既入衞其詩皆衞事而猶繫其
故國之名意似難曉或是邶鄘之音異於衞故分繫之然莊姜
共姜通作自衞宮安見一爲邶音一爲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
謂之邶鄘作之衞者謂之衞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
水衞地而邶曰瞻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

書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
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
均未見的日知錄邶鄘衞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
某篇爲衞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
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衞不析言之也比官文子引
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衞是知累
言之爲邶鄘衞專言之則曰衞也
平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
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鄭氏詩譜之說也范甯穀梁傳序孔
子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
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季

札觀樂已爲之歌王孔子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樂安得云降王於國風乎且春秋爲尊王之作而詩何以獨儕王於列國其說謬甚然則王當是周初太師之本名非孔子所得而降之也

周書史記解昔有鄶君嚭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鄶亦作會此鄶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檜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稱鄶之亡也由叔妘韋昭注創引公羊說爲証此鄶是周之檜爲鄭所滅王符氏姓篇會在河濟之間其君驕貪嚭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既以鄶爲重氏滅之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鄭所滅之檜當古鄶國舛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遺詩尚存故別於鄭而自爲風鄭氏譜云溱洧之間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詩皆鄭作非也

漢初諸儒說詩多本三家白虎通諍諫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也巡狩篇引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

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固學紀聞曰蔡邕琴操鹿鳴
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正交論曰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文選注引琴操騶虞邵
國之女所作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
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王充論衡伯奇放
流首髮早白引詩云惟憂用老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注孟康
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尚書中候昭王之世
鼓鐘之詩所爲作孔疏云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所
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
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
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

魯詩亡於西晉申培詩說後人僞作也劉向學魯詩新序說苑
列女傳所引疑皆魯詩之說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
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苑云召伯述職當蠶桑之時不
欲變民功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訟焉後人思而歌咏
之列女傳云宋女嫁于蔡人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不聽乃
作芣苢之詩班大家女孝經芣苢與歌蔡人作誡匪石爲歎衛女知慚息夫人者息君之夫
人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納夫人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
息君曰人生要一死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
有如皎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式微黎莊夫人與傅姆二人作
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傅母勸去夫人守一終
不肯歸也碩人莊姜始在齊淫泆冶容傅母乃作是詩也又以

行露爲申人女所作邶柏舟爲衛宣公夫人守志而作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所作向所引詩說每多異義息夫人事尤與左傳不合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引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傷歎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關雎詩何時作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作是詩也此蓋魯詩相承之說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後書寇榮傳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而不傷皆與劉向說同恐是魯詩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德化篇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握又云鴛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則以旱魃行葦皆爲公劉詩矣又案以標梅爲擇壻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韓詩亦同見周禮疏）以杕杜爲晉文好賢國人美之文好賢而失介之推綿山餓隱飲食無從故作此詩亦魯詩之說

劉孝標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茶苦注引韓詩曰采苦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茶苦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以事興茶苦雖臭惡乎我猶采采不已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後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喟然而歎乃出應孝廉之舉注引薛君章句云魴魚勞則

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王政如烈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太息永懷不忍遠去鄧展曰詩言仲山父徂齊者誤史記宋世家襄公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西都賦序曰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靈光殿賦序曰奚斯頌僖注引韓詩同鄭康成嘗從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孔子閟宮引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云周道將興五嶽爲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注坊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云此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爲獻公公無禮于定姜故作此詩皆用

韓詩說也又甘棠詩韓以爲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于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黍離伯封作也薛君注詩人求已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困學紀聞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蓋韓詩之說

三良殉秦左傳及詩序並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史記蒙恬傳亦云昔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然漢書匡衡傳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應劭注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于三子自殉矣案匡學齊詩則疏中所云鄭伯好

勇國人暴虎大叔于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宛邱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山有樞疑皆齊詩之說也

墨子尚質篇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人以爲兔罝詩卽咏其事說似可取申培詩說文王聞泰顚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人美之作兔罝也

上林賦云悲伐檀注引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顏師古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曰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師古注曰伐檀詩刺不用賢也同一伐檀詩師古前後所釋不同如此

毛傳鄭箋不同處有可並存者有當從毛者有當從鄭者略舉以備攷覽小星抱衾與裯裯傳以爲禪被箋以爲床帳干旄良馬五之傳謂驂馬五轡六之四馬六轡箋謂四之者見之數也五之謂五見之也六之六見之也艾蘭容兮遂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容容刀也遂瑞也山有扶蘇狡童傳以狡童爲昭公箋以狡童謂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所美非美鄭義爲長著正義云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以刺今不親迎也蟋蟀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箋國外至四境綢繆婚姻不得其時正義云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

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鴟鴞既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案毛以二子指管蔡鄭以周公居東成王多罪公之屬黨公不敢正言其事作此詩以救之鄭說似曲東山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謂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公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而悲釋之鄭以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鄭說爲是狼跋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箋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案此詩美周公不美成王當從鄭說伐木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然鄭以此詩爲王燕族人則酤之說非矣天保民之質矣傳質成也箋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

相燕樂羣黎百姓毛指百官族姓鄭即指黎民庭燎夜大艾傳艾久也音五蓋反箋艾末曰艾音刈斯干毛不言宗廟鄭意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室是總稱故箋似續妣祖云似讀如已午之已謂已成其宮廟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築室謂築燕寢如跂章主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殖殖章主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十月之交箋當爲刺厲王毛公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故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威周此篇疾豔妻扇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下雨無正三詩並同故箋周宗既滅句宗周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民不堪命流王于彘無所安定甫田傳謂天下大田也箋甫之爲言丈夫也明乎太古之

時以大夫稅田也賓筵言射毛指燕射鄭指大射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臺皮可以爲笠毛分爲二鄭合爲一鄭說是也謂之尹吉傳吉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采綠五日爲期傳謂五日一御鄭以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懈故以爲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所以憂思也當從鄭說思齊刑于寡妻傳適妻也箋寡有之妻言賢也皇矣惟此二國傳以爲夏殷因紂而遠及桀固屬無謂箋以爲殷崇則君臣並稱更屬不倫四國傳以爲四方之國箋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說尤未確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訟也言當先平獄訟則以岸爲宜岸宜獄之岸宋生民履帝武毛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鄭謂姜嫄見巨人跡踐之生稷毛說爲正鄭說人頗厌其誕然帝王之興有異尋常則鄭說亦未見必不然也鳧鷖正義云毛以五章皆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公劉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正義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箋郤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公劉新遷民始從之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鄭義較明雲漢靡人不周毛謂諸臣以分貧恤寡之故益至困窮鄭讀周爲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賙給之毛意爲長韓奕韓侯受命傳以受命爲侯伯箋以受命爲諸侯常武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

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曰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維天之命曾孫篤之傳成王也箋指凡後王烈文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案此詩皆戒諸侯之詞首節文王錫之炎節武王立之末節戒勉之毛意專指諸侯鄭兼百辟卿士言故以念茲戎功二句爲戒卿士之詞非是有客亦白其馬傳亦亦周也箋亦武庚也酌毛以爲述武王伐紂之事故訓養爲取鄭以爲追述文王之事以昭功之所由成故以養爲養老紂之惡鄭說似由閟宮毛以姜嫄廟在周不在魯常閉而無事而訓新廟奕奕爲作閔公之廟鄭以魯有姜嫄廟謂之神宮閟者神也修舊曰新新廟者新姜嫄廟也鄭說似長元爲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正義言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無不霑及也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蒙王之政令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其宜也則以維何爲設問之詞長發受小共大共傳共法駿大厖厚龍和正義湯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爲下國之大純厚荷負天之和道箋以此節爲覆述上文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撙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龍當作寵榮名之謂與毛不同

茅菅薛君章句云澤寫也毛傳茅菅宜懷妊陸疏其子治婦人難產案爾雅茅菅馬舄馬舄車前郭注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

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佃埤雅茅菅陵烏俗謂蝦蟆衣治癩
劉孝標辨命論冉耕歌其茅菅伯牛患癩也今藥中車前子治
濕痺强陰益精令人有子催生下胎與諸說皆合逸周書王會
解桴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晁注食桴苡卽有身王肅毛詩
音茉菅本也如李出于西戎王基毛詩駁遠國異物非周婦人
所得采此桴苡宜子與車前同當別是一種

騶虞二官名騶卽周禮趣馬詩騶爲趣馬趣亦作騶月令七騶
左傳六騶是也虞官周禮有川虞澤虞曲禮司木注有山虞月
令命野虞命虞人入山行木左傳引虞人之箴皆是魯韓詩以
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於射義樂官備之旨合毛傳騶虞義
獸有至信之德則至陸疏騶虞卽白虎也不食生物不履生草

君王有德則見鄭注射義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皆不以爲官
名

詩人所稱之父母其指不一疏所謂己尊之又親之也婦之於
夫有稱爲父母者日月之詩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呼莊
公爲父母也杕杜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指其成役之君
子爲父母也泲水之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京師者諸
侯之父母也正月之詩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曰父母謂文
武也

睍睆黃鳥毛傳好貌鄭箋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其字從目不得
作鳥聲解舊云黃鳥好視善窺人故詩人以睍睆稱之陸疏黃
鳥幽州人謂之黃鸝集韻廣韻俱作鸎以兩目出鳥上爲名正

所謂晛晛出日者集傳以爲鳥聲清和圓轉似少據又案綿蠻
黃鳥毛傳綿蠻小鳥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薛君章句云
綿蠻文貌作鳥聲解亦非
旄邱瑣尾流離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爾雅
鳥少美長醜爲鶹鶹郭注猶留離陸疏流離梟也關西謂梟爲
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朱子解流離爲漂散失之矣
簡兮毛傳簡大也鄭箋簡擇也案下章云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俁俁是言其大則簡之訓大毛義爲長此人形體既大技藝又
多必在所擇之科鄭訓爲擇亦非無義簡本或作柬以爲伶官
名作自呼解亦通朱子訓爲簡慢不恭非詩人意
權輿夏屋渠渠箋謂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以爲大
屋案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揚子法言夏屋帡幪李善文選靈光
殿賦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皆以夏屋爲屋宇然此詩兩
章前後通說飲食之事夏屋大具猶云房俎邊豆大房也王肅
以大屋釋之恐非朱傳蓋用王說也
斯螽動股毛傳斯螽蚣蝑也周南螽斯羽毛傳螽斯蚣蝑也是
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也玫爾雅蜤螽郭注蚣蝑螽斯
也俗呼蟅蟖陸疏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長股青色五月中以
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揚雄許慎皆謂之舂黍郭璞方言注江東人呼爲蚱蜢蚱竹帛反蜢音猛
又案爾雅翰天雞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
曰一名鼓雞　陸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
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蟋蟀蟋蟀在堂毛傳亦云蟋　郭注今

促織也亦名青蛉陸疏似蝗而小黑色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蟋蟀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里語曰促織鳴嬭婦驚是也崔豹古今注一名吟蛩一名蛩秋　斯螽莎雞螇蜡三種之蟲顯然各別自來疏解甚明朱子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不知何據郭注以螇蜡爲促織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是二物並有促織之名然正義螇蜡莎雞仍分列之可知非一物也

象弭魚服郭璞毛詩拾遺曰毛云弭弓反末以象角爲之蓋俗說之誤也按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角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鹿角爲弓者爾雅釋器無緣者謂之弭郭注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魚麗于罶毛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釋訓云曲者爲罶是罶曲梁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也以曲簿爲魚笱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非定寡婦所作也

家伯維宰今本維作冢字之譌也正義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小宰不得單稱宰故知是冢宰也觀此可知本是維字後譌爲冢也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後人沿之遂以桑梓爲故里之稱案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榛桑楸梓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鸒斯劉孝標類苑鳥部列其目孔氏譏其不精蓋以斯字爲語助也案爾雅鸒斯鵯鶋揚子頻頻之黨甚於鸒斯顧氏玉篇孔

氏小爾雅注丁氏集韻皆以鸒斯連稱從無稱鸒一字爲烏名者不得援鹿斯柳斯强爲辨也但考鸒斯一名鵸鵌卽雅烏也江東亦呼爲鵸烏集傳以鵸爲鴨誤矣

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云曾孫成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艱難爲農夫之在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又加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愚案婦子是農夫之婦子非后世子謂世子從王勸農使知稼穡艱難是也謂后亦從行則杜撰且非禮矣后只有親蠶之事獻穜稑之種獻之而已豈出而郊行哉王肅孫毓皆駁之極是正義曲申鄭說益見其謬

大田與雨祁祁吕氏春秋務本篇引作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亦作興雲桓寬鹽鐵論後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顏氏家訓以興雨爲是孔疏亦以興雲爲誤困學紀聞雨欲徐徐則人士愚案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以詩證詩興雲是也

舄弁紂衣纁裳韐韎則韐士之韠名鄭箋韐韎祭服之韠以韋爲之非兵事之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也與韠無涉集註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失考甚矣

白華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申后也孫毓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傷念之集傳以此詩爲申后作故云碩人尊大之稱謂幽王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簍復者復於土上簍地曰穴正義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穴者穿地爲之案說文陶其土之謂陶復覆也穴窩也陶其土而爲之蓋又陶其土而爲之窩以復爲重窖非也

旱麓瑟彼玉瓚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孔叢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賈公彥周禮疏郵彼玉瓚黃流在中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沈約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

生民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詩人以美后稷之生也考古有坼副而生子者舊記所載陸終娶鬼方氏女女嬇孕三年不乳剖左脇獲三人焉禹母修己坼胷生禹契母簡狄剖胸生契老君母益壽氏一日娠七十二歲剖左腋而生老子洪氏其事固屬荒遠難考三國魏志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言汝南屈雍妻王在草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其母無他異痛今創已合母子安全無菑無害也此異事之見于史志者廣古今五行記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有娠過期不孕額上有創兒穿之而出元好問續夷堅志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娩身臨月忽右腋發一大瘡瘡破胞胎從瘡口出子母俱安

扳大師維垣顏師古漢書諸侯王表注太師爲垣墻謂封太公于齊也愚案顏籀此言甚爲無據以大師爲太師且并不知有上下文矣箋以大師三公

昊天有成命正義此詩作于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

王有涉成王之嫌章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此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執競不顯成康言武王成伐商之功以安祖考之心噫嘻成王亦謂成是王事也以爲成王康王以後詩者蓋本歐公之論而朱子從之殷亢猶翕河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案猶與獻通爾雅釋言獻圖也周禮以猶鬼神示之居謂爲之圖以象天神地示人鬼之所居也作由字解非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四終

靈川秦培璠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學海堂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吾亦廬稿

楚語莊王問教太子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管子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是齊晉楚皆有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戰國燕策蘇代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樂毅曰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顧氏日知錄曰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名之也韓非子倫內篇引桃左春秋此不知何國之史周禮秋官冥氏鄭司農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賈公彥釋曰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唐劉允濟采

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戰國時有虞氏春秋漢
山有吳越春秋後世之書以春秋
名者尤衆倫見宋竹垞經義攷

穀梁疏引孝經說曰春秋屬商是子夏傳春秋也故高赤皆其
弟子袁准正論公羊高道聽塗說欲以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
非其任也

馬氏通考公羊疏三十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証淺局
出於近世或曰徐彥撰陳氏書錄解題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
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孔氏左傳隱元年疏云隱公讓國賢君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
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請于周太史

克爲之作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此說甚可怪笑當僖公
時天子何嘗東巡守果爾巡守天王守于河陽且大書矣豈有
在魯境而反不書者孔號博通何憑臆杜揆如此

國君無二嫡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注次
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宗廟亦無兩配之禮
故仲子雖爲魯夫人而及其薨也爲之別立廟孔疏引釋例曰
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及二媵皆可
以繼也雖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又異于餘妾故謂之繼室儀禮

妾之事女君女君適妻也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
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君者尊之之詞所以稼遠並后之
嫌者
嚴矣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

皆以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所謂爲魯夫人者然未薨而
歸賵揆諸情理竊恐未然穀梁以爲惠公之妾以僖
公成風例之於義爲長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
于商則孝公夫人當爲宋之子仲子卽
其姊姪亦
可知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愚案叔姬之歸左氏無傳何休杜
預范甯俱指爲伯姬之媵萬氏學春秋隨筆以爲國君女適國
君若大夫斷不爲媵叔姬之歸自歸紀季非媵伯姬蓋本陸淳
之旨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杜注滕侯爵今稱子蓋時王所黜孔疏于
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微猶爲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
黜滕爲子爵楊士勛穀梁疏亦同其說孫明復程可久謂國小

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則稱子出于滕自貶降如子產列尊貢
重之爭然在春秋之初霸國未興恐未有是胡安國謂首朝弒
逆故降稱子以狄之蓋本公羊貶其朝桓之說夫貶止其身可
矣何以終春秋之世滕俱稱子乎故知趙伯循謂滕子在喪程
叔子謂後屬楚而夷之均屬曲說無理依杜氏爲得薛降稱伯杞降稱伯
杜俱謂時王所黜是也惟杞僖二十七年來朝稱
子以用夷禮故文十二年來朝舍夷禮復稱伯

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
州疏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
天子之常居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後王雖不都冀州
亦得以冀州言之曰知錄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
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詞九歌覽冀州以有餘淮南子女媧殺

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可謂之冀州天台齊氏曰冀州只當王畿二字耳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公羊以爲旱祭范氏穀梁傳注云旱祭請雨之名案周之秋當夏之夏因旱請雨正當其時左氏泥于建巳之月行常雩禮故以爲不時然觀後此秋雩傳亦以爲旱也

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杜注天子卿單采地伯爵十四年會伐宋會鄄文十四年如齊十五年至自齊前後相距八十餘年不必定爲一人而其爲周之世卿無疑成十七年尹子單子會晉伐鄭杜注單伯稱子蓋降爵孔氏於莊元年疏云此時稱伯後降爲子是也公穀以爲魯之命大夫蓋以左傳經文作送王姬公穀皆譌送爲逆因經文一字之異而其說亦異然果是命大夫則卒必書于策何以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據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非魯大夫何以書至曰萬氏學春秋隨筆言之矣王子虎劉卷之卒書同內大夫春秋內魯尤內周故王臣有事列國書與內大夫同單伯以魯事如齊還告魯故書至無可疑也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天台齊氏曰楚此時號荆即書荆後改號楚即書楚耳斷無以州名書之理即徐國在徐州經書徐舉其國非舉其州也吳僭王亦春秋所甚惡於初見經何不舉州而書曰揚乎愚案疏引運斗樞曰抑楚言荆不使夷狄主中國此即穀梁狄之之說又引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似欲曲爲是傳解然要是

支說

穀梁傳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注云舂粢盛之杵示有上下陰陽案今本杵作柝惟太平御覽引作杵而注亦如之

閔公元年齊仲孫來左傳曰嘉之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劉原父曰孫以王父字爲氏故曰某孫慶父字仲而身自孫乎又何以繫之齊天台齊氏曰此傳支離極矣果系慶父可謂之齊仲孫乎無論慶父不可繫齊慶父先不可以仲孫書也公子爲公子慶父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是故魯仲孫氏至穀難而始稱之也此論尤爲明皙

左傳屈產之乘杜注屈地生良馬以產爲生用服虔說也晉有二屈（沇案穀梁注亦云屈邑產駿馬）何休公羊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則以屈產爲地名矣

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何休公羊傳注僖公得立欣喜不恤衆庶比至三旱退避正殿飭過省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無雲而得澍雨案後漢書黃瓊傳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於九月公懼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紬女謁放讒佞郭都等十二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天乃雨

休注當本此

左傳五侯九伯杜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語殊欠明案天下九州州設一牧以侯爲之九州九牧亦可稱九侯一牧之下設二伯以伯爲之九州得十八伯太公在周爲二伯之職（此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之伯）得征天下之半當言四侯半九伯舉成數言五侯也（詳見左傳）

疏詩旄邱疏益本鄭康成之說後儒以無經據駁之非也益楚以涉地爲問故管子以先君太公征伐所得及對之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之說爲正正見齊之伐楚乃修舊職是以塞楚使之服虞究未是

本公曾可知虢公晉侯朝王王之享侑賜玉馬皆同傳曰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明明說諸侯亦非以虢曾爲王卿士也則虞虢之公確是五等之曾不得以公羊天子三公稱公之說爲解然虞虢曾列爲公之故前儒皆不得其說周之同姓勳如周公亦祇封侯何以虞虢獨公賈公彥周禮疏謂虞

五年經書晉人執虞公與書執衞侯執曹伯書法一例則虞之本服虞究未是

虢殷時稱公至周不進不退仍守公封說甚無據厚齋王氏駁之是矣愚竊以爲虞之封以太伯伯以天下讓至德無稱封虞以公所以崇伯之德虢之封以虢叔勉教五臣虢叔稱首封虢以公所以報叔之功此虞虢所以獨膺公曾而非文昭武穆之班所可比也

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是行祔廟之禮哀姜淫而與弒死不成喪不宜祔廟故傳斷爲非禮穀梁以爲立妾爲夫人因禘而行告廟之禮然成風尚存何以云致亦言之不順也至公羊謂胥于齊女之先至者何休注因謂僖公初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胥僖用爲嫡此眞鑿空無稽

之說矣江愼修羣經補義云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何以止言夫人且以主祔廟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哀姜哀姜有謚號氏之說亦謬祭必夫婦親之內則舅殁則姑老冢婦主祭祀事禮無母氏助祭者萬氏學春秋隨筆曰致哀姜主于太廟也曷爲不于寢畢致疑其禮也哀姜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若致他夫人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註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曰卽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衞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故進之愚案以伐衞爲救齊似本上經狄救齊爲言然以稱人爲進之則何不於前此救齊進之也蓋狄既與邢同伐不可書曰邢人狄猶戚之會不可書曰吳鄫人故皆以人足之趙氏鵬飛所謂便文者是也穀梁曰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亦是曲說

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杜注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公羊云泰山河海鄭康成云淮海岱魯境不及淮鄭說非是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穀皆以閏不合告朔惟左傳以爲當告朔天台齊氏曰猶者幸其僅存此朝廟之禮是饒羊之意也經意所譏在不告朔耳

左傳楚二廣杜注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曰二廣蓋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爲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朱申曰百人爲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

十五人爲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七十五人楚一車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

孟獻子曰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杜注獻物玉帛皮幣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劉炫以爲庭實加貨等皆就賓言觀下薦貨句劉說是也

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杜注宣榭講武室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正義云歇前者無壁也如今之廳公穀皆以爲樂器之所藏榭公羊經本作謝釋文東萊集解皆云榭公羊作謝襄公九年宋火引此作宣謝今本皆作榭

成公元年作邱甲杜謂使邱出甸賦此必不然補止邵氏曰邱出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介邱出二十五人是增三之一也說似可通何休公羊傳注以爲使邱民作鎧非矣穀梁傳作爲也邱爲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爲也則亦以甲爲鎧而使一邱之民盡爲造鎧甲之函人矣有是理乎

左傳呂相絕秦戮力同心戮卽勠併力爲勠音劉字林音遼國語勠力一心賈逵曰併力也陸機文賦非余力之所勠注勠并也

襄公三年左傳楚子重伐吳杜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曰以組爲甲裏公旅所服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皆與杜異

六年莒人滅鄫穀梁傳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何休云莒公子鄫外孫言滅者以異姓爲後陸淳趙匡皆謂若鄫以莒人爲後罪自在鄫不在莒人則經文當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得書滅經書滅則是用兵滅之罪在莒也劉原父深取其說

十一年作三軍杜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人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范甯穀梁傳注魯有二軍今增置中軍愚案杜范皆謂魯本二軍非也周禮大國三軍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之三軍以成三家之私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復正皆不知事實也孔疏作三軍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

子產寓書范宣子象齒焚身杜注焚斃服虔云焚讀爲僨僵也孔疏象不燒死故杜訓斃

左傳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酈氏水經注湛水出雉縣北魚齒山西北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十八年楚伐鄭次魚陵杜注魚陵魚齒山也山下有洧水故曰涉洧然水杜注出滎陽成皐縣東入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嵩渚山與關水同源分流卽古洧然水

三恪杜注以陳與杞宋其爲三恪路史有虞氏紀注左氏傳以陳備三客徐鍇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卽三恪封夏商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恪恭敬也言禮之如賓客非別有三恪

恪也案薊黃帝後祝帝堯後陳帝舜後是謂三恪杞夏之後宋殷之後是謂二王之後鄭康成曰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是也當依鄭說

薉掩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正義賈逵云淳鹹也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傍終古斥鹵生稻粱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以豹爲違命故不書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服皆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豹不民蒙上

文會于宋而畧其詞再舉豹以中國喜事也公羊以爲再舉豹殆諸侯也爲衛石惡在是也穀梁以爲豹云者恭也皆妄

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周德之衰杜注衰小也周德尚小之時正義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言從大漸差小服虔讀衰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則所歌是變小雅先王當指文武杜以爲殷先王則所歌爲正小雅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樂工間歌一二季子蓋就所聞而評之也

主文伯曰高其閒閎杜注閎門也案爾雅閎有二衖門謂之閎郭注引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注引左傳曰高其閒閎閎長杕卽門槩也元凱注未明晰

昭公七年暨齊平杜注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

不重言燕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何休公羊注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不汲汲于齊萬氏學春秋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說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疏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虢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案魯與齊平下文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燕平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

左傳晉侯夢黃熊入寢門黃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鱉也獸非入水之物故當是鱉說文字林能熊屬足似鹿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爲膳安黃熊杜無釋或爲獸或爲鱉孔疏兩持其說國語作黃能能叔來切草昭注能似熊

陳災禆竈曰火水妃也杜注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注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也

五大不在邊杜注上古金水木火土謂之五官元鳥丹鳥亦有五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賈逵以爲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司農云如晉居申生曲沃鄭叔段居京棄疾在蔡無知食渠邱甯氏居蒲孫氏居戚之類以上

下文語案之賈鄭之說是也

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古書名案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孔疏引之足以補杜所未備周禮鄭注墳典三皇五帝之書若賈逵謂三墳五帝之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亡國之戒馬融謂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說頗支離矣

十三年平邱之會晉自爲諸侯之貳左傳甚明何休公羊注以爲起諸侯欲討棄疾則經之前後並無晉及楚事穀梁以爲善晉之復陳蔡則陳蔡之復自出楚意況此時陳蔡不與會盟安見爲晉復之也總之公穀二家皆不知事實而何休尤憑臆妄斷故都無是處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公羊疏曰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於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愚案楚平藉陳蔡之力以復國故封陳蔡左傳甚明何與于平邱之諸侯而曰畏其誅眞妄說也

左師展將與公乘馬而歸杜注欲與公俱輕歸劉炫曰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疏云古者服牛乘馬皆以駕車下單騎也經典無騎字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公羊傳以鞍爲几亦漢人之言周禮夏官師帥執提鄭司農云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上者故謂之提正義先鄭蓋據當時有單騎舉以況

周耳程大昌雍錄古皆乘車大王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然大昌之說亦非樂師教樂儀趨以采薺行以肆夏繹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可謂趨則馬亦可云走矣

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藉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頗薖杜氏注曰顏高魯人子鉏齊人斃仆也疏之者曰前覆爲仆盡高爲子鉏所擊遂與一人俱仆而偃幸有所奪弱弓在手因得仰射子鉏而薖之正以形容其勇而上文奪人弱弓句亦有歸宿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高字子驕索隱引康成曰燕人王厚齋引左傳之文以爲疑即此人又引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厚齋盍以爲刻即高也謝山全氏疑高於定公八年已死於陽州安得於定公十四年孔子過匡而爲之僕以此疑厚齋之疎則又全氏不憶杜氏以斃爲僕之注而竟以死當之而反有疑於厚齋也高一名產唐贈琅琊伯宋贈雷澤侯

哀公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注曹人背晉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案宋實滅曹左傳文可証經但書入理不可解杜氏之釋亦似迂說公羊以爲爲內諱滅同姓不救尤屬無理蘇氏謂曹伯好田弋悅公孫彊背晉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入曹而不言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此說天台齊氏取之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杜注古者臣見君必解韈此非謂凡見君

之禮皆然燕飲時君脫屨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解韈也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卽坐而取屨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韈也古幅爲履韈各有其制芾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蔽膝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至于足言在膝下也韈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履者故一名紱釋名曰韈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紱紱足者也其制淺而窄一如履然止可蔽足韈筏也履曰舟韈曰筏其形同也跣義有三脫屨則猶有韈也解韈則猶幅也徒跣則幅亦去之矣案此釋幅爲諸制最爲明晰

闔閭之弟夫槩王奭地紀勝吳王夫槩城卽長興縣郭案元和郡縣志吳王闔廬使其弟夫槩王居此築城狹而長因以爲名長興縣志云在今縣南二里又縣志云吳夫槩王宅在上槩村吳公子慶忌出居於艾杜注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路史國名記艾今隆興分宜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十二眞人傳云今查田西江志云今南昌府武寧縣西一百里龍坪岡有艾城

鄭商人弦高之友矣施見呂氏春秋悔過篇淮南子人間訓矣施又作蹇他皇甫士安高士傳有弦高傳云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晉解揚字子虎霍人見說苑奉使篇蓩宏左傳亦稱蓩叔叔字也晁無咎曰蓩宏字叔問靈王之賢臣不知何本吳越春秋引高誘呂覽注大夫種字會楚鄒人案今皆曰種字禽文選豪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

曰文種本楚南鄙人姓文字少禽衞有王孫齊謚曰昭子乃王孫賈之子見左傳哀公二十六年杜氏注淮南子覽冥訓有王孫綽許愼注周人也一曰衞人王孫賈之後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五終

靈川秦培璠蕃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學海堂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疏云周禮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有府史百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卽足故也至于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尊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府特多于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

膳夫授祭古人飲食必祭示有所先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曰中與夕皆祭牢冏王曰一舉

而一牢分爲三時食故朝祭肺而曰中與夕祭牢肉但祭肺亦曰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肆師之職饗食授祭康成注亦以爲授賓祭肺也

酒正疏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侑幣以勸食酬幣以勸酒皆束帛乘馬並見秋官司儀注

司市上旌於思次以令市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又胥師賈師涖於介次注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鄭司農曰思讀也次市中候樓也

辭也者謂語助辭然恐非是

今人送終之禮有斂諸食物納于磁器置之棺中又有厝諸棺外者此亦古禮也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鄭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惟盈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此亦事死如生之一端至以熬穀魚腊爲惑蚍蜉說近迂濶禮記通解譏之是也

禮之祭有追享朝享追享者祭遷廟之主祭法所謂壇墠有禱焉祭之者朝享者祭法所謂月祭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卽朝享諸侯告朔于太廟因卽朝享詳見賈疏

喪中自未葬以前飲食直奠置于神前故謂之奠康成所謂喪所薦饋曰奠也始死有奠小殮有奠此二奠皆于地未有席至

大殮奠乃有席賓後則有朝夕奠其奠無論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有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有薦新奠天子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則有遷奠祖奠遷奠者朝廟之時下棺于廟之兩楹間棺西設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朝廟之奠所謂遷奠也祖奠者既朝而出乃設祖奠也二奠皆有牲體厥明將去爲大遣奠其牲非直有牛兼有馬既葬乃廢奠而虞祭凡奠皆未有尸虞成所謂未葬以前無尸飲食是也至虞祭始立尸喪之有奠今世尚存其名故爲攷其畧如此

今世出喪有路祭周禮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杜子春謂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出祭康成雖不從其說然足以知其由來古矣

六變八變九變先儒之說不一劉公是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箾韶之樂九變而終其說最爲有理

樂師教樂儀趨以采薾行以肆夏熊朋來曰大戴禮保傅篇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采茨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玉藻周禮皆誤朱子經傳通解依大戴改正

銘書于王之太常注家謂書其功于太常之旗與日月同其光也萬氏周官辨非曰書之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者官名也非旗也紀其功于太常之籍也太常職主功臣功臣死太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尚因之不廢如謂紀于旗常以表示人則旗常易壞又功臣既多將有不勝書者必不然也

駒駾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駾賈疏以爲此爾雅文然今

本爾雅無之

山以章天以星辰爲章地以草木爲章故畫山必畫草木鄭氏讀章爲獐在衣齊人謂麋爲獐案鄭說未安王氏曰爾雅釋山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見江氏周禮疑義舉要

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以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案士大夫之宮本無所謂宁天子諸侯之宁亦皆在路門之外直不在兩塾間此是李氏偶誤細讀儀禮當自知之（釋宮宋盧陵李如圭寶之撰今刊入宋子文集者誤也）

士冠禮冠者取脯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孔氏謂奠廟之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氏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膚敬以伸斯須之敬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數說均未是夫曰拜受曰又拜此答其子之拜明文也古婦人之拜與男子異劉熙釋名拜于婦人爲扶自抑扶而上下也即今婦人之揖蓋冠昏大禮雖父母亦無端坐而受子拜之禮所謂成人而與爲禮也子取脯至母前先揖而後拜送既拜而更揖母於其揖則答之於其拜則受之今世尊者于卑幼揖則答拜則受亦如是豈拜子之謂乎

自屨魁衿注謂魁蛤也衿注之使白萬氏儀禮商非之謂當是以木爲之即今俗制屨者之模範也明時民間用馬尾制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此案制屨者以木爲範今謂之楦頭

士昏禮曰若舅姑既歿則婦人三月乃釋菜于皇舅皇姑曾子

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案吳氏章句曰舅姑既歿乃行奠菜之禮者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己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前歿則無所受故於時祭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有所自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後儒不明三月之義改三月爲三日今世俗咸遵之失禮意矣（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今俗所謂上見即其遺意若舅姑既歿則擇日而見于廟）

鄉飲有四鄉大夫賓賢能一也黨正正齒位二也州長習射于州序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此禮爲賓賢能戴記鄉飲酒義爲正齒位鄭氏蓋據記中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云然呂氏謂儀禮之禮即戴記之義二而一者也儀禮著其禮戴記詳其義其儀禮有未備則義文補之首尾脈絡本自貫通萬氏儀禮商取其說（案燕禮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四方聘客與之燕四）

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爲重也尸者祭祀之主食飯惟尸而他人不及暇者受福之重暇惟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爲名案此論較注疏祭自熟始故曰饋食之說更精

小戴刪大戴之八十五篇爲四十九篇其中尚有與大戴同者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即大戴之朝事篇喪服四制即大戴之本命篇此篇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釁廟禮

即大戴之禮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即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解記論禮之語即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蓋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據之雜如此

執玉有藉謂既聘而享東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也無藉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也聘之日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禓而降賓乃禓奉束帛加璧享君所謂有藉者禓也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禓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禓或曰凡執玉玉有繅而赤手執之曰禓以衣掩其上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是禓襲專指玉言非指衣言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此謹疾之道然以父子孫相繼爲三世迂甚矣三世者上古三世之書也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爲醫者能通于三世之書可以却疾保年其藥可服說見孔疏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萬氏禮記偶箋曰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享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愚攷禮經祀帝祀先

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卽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卽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大功廢業業縣樂之器有喪則徹之解爲廢所習之業誤矣案爾雅大版謂之業靈臺詩虡業維樅有瞽詩設業設虡毛傳業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也若兢兢業業赫赫業業有震且業進德修業富有之謂大業敬業樂羣皆假借以立義大功廢業卽曲禮所謂無故不徹縣也何得以習業釋之

郵罰麗于事郵謂事至卽決若郵之行書不使留待盡留獄最爲奠政易象著之故云郵爾雅郵過也郭注謂道路所經過則郵作郵傳郵亭經過解以喻不留停之義最合舊說郵與尤同作過失解據詩不知其郵國語郵人而效之賈誼賦般紛紛其離此郵兮郵尤古通訓郵爲失說亦有據

月令同度量鈞衡石注疏度量鈞衡石爲五物而以同字總之與虞書同律度量衡文法同案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周禮槀氏注孟疏俱云三十斤爲鈞惟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均則字本作均故韋昭訓爲調均乃陳氏釋鈞字爲平其輕重之差失之矣

大飲烝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王制稱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者正在此時而在鄉國則亦偏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之名

與大飲本屬二事舊說謂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于俎上謂之房烝固屬未是陳氏謂因烝祭而爲燕飲尤非

禮器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與儀禮特牲少牢二禮皆不合鄭注君子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廟則太牢故祭用太牢者謂之禮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若用太牢則盜竊君之禮故曰攘此益約儀禮諸篇喪祭而言然禮家所記亦往往雜錯不齊如儀禮特牲禮特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言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益記禮者各據所見故不同如此也

燔柴於奧鄭謂奧當作爨全氏鮚埼亭外編釋奧云古者原有奧神禮器所謂燔柴于奧者也益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爲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奧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尚傳其祭奧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牲三醴三黍又制心肺肝爲俎先設主後迎尸祭奧僅盛于盆尊于瓶而已康成謂奧當作爨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而攷古人爨祭之禮其神一爲饎爨宗婦祭之一爲饗爨烹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是則古人益別有奧神康成之說非也

拊搏鄭氏云相即拊也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

焉今齊人或謂穜爲相（桐郘樂器名蔡氏書集傳作虛字非是）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而亦莫之宗此釋最爲分曉見戴東原族支譜序較雲莊注更爲明白

喪大記君裹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裹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張氏曰案鐕字說文綴著物者則綠字疑是綴字之誤綴者綴緇於棺也鐕卽今漆工所用之灰屑也君用雜金屑最堅固大夫用牛角屑次之今民間用馬屑卽此鐕也士不綴無裏也舊讀綠爲椓以鐕爲釘皆誤也古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合之見檀弓

古諸侯之命臣必在祭時所謂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命者降再拜稽首受書以歸是也若天子命臣必特爲祭以命之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作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案左傳所謂命以伯禽者正此時事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已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是不敢專也正是此指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二曰和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故曰不同以力役與射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于鄉射禮記記乃孔子之徒所作何得孔子爲之釋又朱注誤以主皮爲貫革則毛氏稽求篇辨之甚詳

公冶長家語弟子篇公冶長爲人能忍恥邢疏舊說冶長能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釋文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鄭氏曰蔡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案禮器家不寶龜又云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明堂位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鄭故據以爲言

願車馬衣輕裘監本衣下有輕字唐石經無輕字後人旁增案皇侃論語義疏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張載論語說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北齊書店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皆宋以前人衣字不讀去聲無輕字之証（經典釋文於後子華使齊章衣字注於既反此在前不發音明非去聲詳石經考異提要）

原思爲之宰集解包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章昭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據此則原思爲之宰乃爲夫子之家邑宰也集註宜添家邑二字

陳司敗孔云司敗官名陳大夫也釋文鄭云司敗人名齊大夫

則陳作齊之陳氏解

達巷黨人卽項橐見董仲舒傳注引孟康說戰國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新序齊閭邱卬曰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淮南子修務篇項託七歲爲孔子師論衡實知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以學又呂氏春秋當務篇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此二人又不知何許人也黃瑜雙槐歲鈔保定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神姓項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祝之號小兒神顏氏家訓項橐顏回短折宏明集正誣論顏項夙夭鞠躬孔云斂身也三蒼云敬畏貌廣雅云敬謹也訓作曲身非是

三嗅而作鄭汝諧論語意原云嗅當作歎案作歎字頗合此章首尾神理可從也何晏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疏云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養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嗅其氣而起也呂氏春秋審己篇子路掩雉而復釋之則後儒作拱執解亦有所本

直躬孔云直身而行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與孔氏異解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之直躬者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信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無信莊子盜跖篇直躬証父韓非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注直人躬楚之葉縣人也皆以爲人名故鄭氏據之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直躬之後亦同鄭義

問子西意原曰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

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案子西馬融注亦云鄭大夫則公孫夏也何注又引或曰楚令尹子西則公子申也或人連類而及當以鄭之子西爲是又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見日本國所刊皇侃論語義疏

荷蕢鄭曰蕢草器說文從草貴聲古文作臾象形盛穀器集韻作簣字從竹舉土籠也語曰未成一簣書曰功虧一簣注云土籠與蕢之盛穀不同

以杖荷蓧包曰蓧竹器疏謂以杖擔一器籮篦之屬攷蓧从草非从竹云竹器非說文莜草田器从草條省聲穎文今作蓧王氏農桑圖曰蓧字从草从條取其象也卽今盛穀種器與蕢同類可杖荷者以其差小耳

孝者五常之本鄭氏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曰就諸侯行孝曰度卿大夫行孝曰譽士行孝曰究庶人行孝曰畜

孟子父名激公宜僅見于列女傳瓦釜漫記云孟子父名仲璞尤所未聞

古者撻人容有于市周禮司市大刑扑罰又云胥執鞭度巡其前有罪者則撻戮而罰之斷無有于朝者孟子若撻之于市朝猶商書言若撻于市耳市朝二字古人往往連類及之禮記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哭避市朝兵器非可入朝奔喪亦無過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

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也又孟子市井之臣市井二字亦屬恒稱莊子仲尼曰商賈旦于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白虎通因井爲市故曰市井詩疏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由本市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風俗通俗說市井者言至市常有所鬻賣當于井上洗濯其物香潔乃到市也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處總言之曰市井也

王良以善御名孟子所謂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作郵無恤亦曰郵良杜注王良也韋昭晉語注郵無正卽郵良字伯樂漢書王褒傳王良執轡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也則王良郵無恤郵無正郵良伯樂合是一人呂氏春秋分職篇高注伯樂秦繆公臣則伯樂非卽王良矣顏師古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伯樂另爲一人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溝渠修十月津梁成又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山縣海誰敢干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如從遂遣之案說苑述古多誤此二事並見孟子以爲景差相鄭則攷左傳並無其人

費惠公孟子既稱爲小國之君當是季氏之後以邑爲國僭稱

公者王厚齋金仁山之說是也閻潛邱更引呂氏春秋以證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魯人攻鄒魯世家六國表以証之則季氏僭彊以私邑爲國號無疑集傳第以費邑之君釋之未考

爾雅漢志二十篇今惟十九篇晴江翟氏曰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那氏強爲之說義蹖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隨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按此說甚爲有理可取

連謂之綦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綦厨連觀也案綦亦作諆說文云周景王作洛陽諆臺聲類曰宮室相連曰諆張平子東京賦作諆陸雲集曹公有諆唐靈光殿賦西廂踟躕以宴閒張

載注踟躕連閣旁小室也踟躕或作移字善曰踟躕相連貌后林燕語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值俗謂之諆門而無牖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諆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諆門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諆字或作綦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者矣

釋山小山別大山鮮注云不相連逸周書和寤解至于鮮原孔晁注近岐周之地小山曰鮮鄭氏毛詩箋曰鮮善也

粱稷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粱廣雅藿粱木稷案今北之膏粱南之苞蘆又曰蘆粟是也淮南子時則訓孟春行冬令首稼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御粟其別也眾秫郭注黏粟也說文稷之黏者也那疏北人用以釀酒則今膏粱酒是眾音終

戎叔謂之荏菽郭注胡豆那疏引孫炎曰大豆也案荏菽見詩戎菽見周書王會解穀梁傳后勒時改稱黃豆查注蘇詩以豌

豆謂卽爾雅之戎菽非豌豆本草其苗柔弱宛宛然故名當卽今之寒豆與蠶豆同熟豌寒音轉而訛也

堇爾雅兩列之薺苦堇郭注今堇葵葉如椰子如米汋食之滑及堇郭注卽烏頭也江東呼爲堇詩堇荼如飴內則堇荁枌榆以滑之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此苦堇也可食若驪姬置堇之堇卽菽也有毒不可食孔疏誤以烏頭之堇爲堇葵之堇朱子不攷而仍之故嚴坦叔駁其非

鱣當魚郭注海魚也似鱏而大鱗肥美多鱁江東呼其長三尺者爲當魚卽二雲正義以爲卽鱘魚是也鄭樵爾雅注以鱣爲黃魚未是又鱣鮪郭云未詳謝山全氏以爲卽鱘魚粵人呼爲三鰉亦曰三鱣陶朱公書鱘魚盛於四月其味肥美廣州人謂之三鱣魚廣韻以鰉爲鱘集韻以鮪爲鱘則非鱘矣鄭樵云今亦呼鱘鱣翟氏爾雅補郭取之

蠙蚹蜃蠯郭注卽蜌蠙也江東呼寒蚹野客叢書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巨擘卽蚯蚓之大者注以爲大指者非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六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丘庚申補刊

學海堂

仁和方庶常觀旭著

論語偶記

道千乘之國

集解云馬曰其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曰百里之國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近時經師從馬氏竊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

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竝無十五

入大學之文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十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耳且聖人不以常格限也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望經爲註益未深考

孟懿子問孝

就三家弊祭非禮言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子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紹即敬叔與懿子俱泉丘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祇云魯大夫何故益嘗攷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敏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墻乃於師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矣觀聖門弟子中不列其人與嘗學士喪禮之孺悲同在所棄豈不悲夫此無甚經義吾偶爲今人之背師者發之

揖讓而升下而飲

此文見論語禮記二處禮記注云飲射鬻者亦揖讓而升降案禮儀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皆當其物北面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中却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要之約畧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今讀論語者乃棄集解舊讀而從詩箋解云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以揖讓屬於升射又云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沒去飲射爵時如始升射及卒觶揖降數番禮節反若孔子所言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隔越違背儀禮而於上下文爭字亦并放空似覺不可且就如其說以揖讓屬升射下爲射畢揖降尚是揖讓而升下終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升飲事則却是升而飲文何得曰下而飲歟雖亦從鄭詩箋何如仍論語舊讀亦從鄭禮注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尒疋云大祭也而禘之爲祭非一三年喪畢之吉祭大其事則曰禘宗廟五年殷祭大於常祭則亦爲禘南郊配天之祭又大於殷祭則亦爲禘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又大於南郊則亦爲禘而時祭之夏禘爲夏殷禮不與焉王制夏曰禘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

夏曰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言宗廟殷祭也
禘配之大傳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祭感生之帝者別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以其祖之上更無自出之帝二者確然有辨王子雍認禮不王不禘之文爲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譌說遂解論語之禘爲魯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之指爲非禮謬矣春秋時諸侯以出王爲祖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是其明證魯爲文昭自以文王爲太祖其廟爲周廟見於襄十二年左傳禘在太廟不必屈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食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亦不得謂非禮既文王爲始祖亦更不祭文王所自出之帝至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南郊祀后稷以配天與此又全不相涉其王肅指宗廟殷祭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謬請證之周頌雝詩云文武維后韓內傳謂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明周立文武二祧其所藏子孫遷主升於太廟合食若使有文武自出之帝祭於文武之廟而文武配之則不得云維后又證之鄭君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明周祭后稷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合食於此后稷東向獨尊不聞后稷更配所出之帝也王肅之義甚不可用此經孔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解甚直截無魯禘本爲非禮之義

集注蔀於王肅近時毛西河閻百詩所著經學書尙泥集注未及辯正諸侯自有禘祭之禮至毛氏謂魯祭出王原得用天子禮樂閻氏復欲以王季或太王定爲魯始祖文王所自出之帝妄謬至何日止哉又毛氏譏孔注謂諸侯五廟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殊不思毀廟之主升食太廟則雖在祧壇合食時逆祀依然卽陽虎順祀先公僅定八年一舉此外不然可知更不思哀三年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於時僖廟尙未毀哉古注益無可議

又案春秋時魯之禘祭不必定在太廟羣廟及禰廟亦屢有是事閔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傳稱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傳稱將禘于襄公定八年傳稱禘于僖公武僖非大祖莊襄又特閔昭之禰而經傳明言有禘凡此皆非正法夫子之歎或兼爲此歟

集注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魯麻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麻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班也漢志非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

張包周及鄭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益古本也鄭注云主田主謂社也異義公羊說以問主爲宗廟之主云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鄭駁之曰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是古論語作問主無作問社者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案周禮大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尚書無逸傳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爲槐漢書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眭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是皆以所宜木爲社主之證也康成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者疑辭今據宰我之言及周禮經文書傳漢書證之鄭蓋無據或疑古人有奉社主出行者有擁社示服者樹爲社主難載以出愚謂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祖例社則祀社之幣帛亦足爲主歟

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斯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氏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曰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杌楬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

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莅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夫子責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云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獨慨宰我因數爲聖人所責論社有不咎之戒晝寢有何誅之警從井之疑短喪之問皆非所與遂使人幾忘其列聖門言語之科發賢於堯舜之論受五帝德帝繫姓之傳及問鬼神而聞反古復始之教諸美事而疑其行若有短雖司馬遷作弟子傳亦誣其與田常作亂也悲夫

三歸

三歸當仍舊注爲娶三姓女論語稽求篇辯之極詳金仁山謂算家有築臺三歸法不知此後世算家借臺形以通其術其算術名三歸也三歸是法又無定數謂管氏此臺可以三歸算之因以爲名可乎

儀封人

邢疏並引周禮左傳封人以證之非也周禮封人與論語別所掌乃聚土爲封之事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是左傳封人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傳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蔡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傳鄖陽封人二十六年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

乃疆吏也

雍也可使南面

此南面與衛靈篇南面別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咸及鄭注皆云言任諸侯治蓋天子之下尚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左氏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千位此皆目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古注言任諸侯治治字亦不苟下

集注病者居牖下

此本喪大記東首於北牖下之文彼注云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竊以作北墉者是蓋儀禮宮廟圖有南牖無北牖士喪禮下篇則云東首於墉下是知喪大記文誤也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向人所徹廟之西北扉舊解云扉是屋簷也不爲門扉扉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扉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爾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孫叔然云日光所漏入是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也

自行束脩以上

集注云十脡爲束本之邢疏案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則是婦人相見之物男贄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云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

東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時矣鄭注見延篤傳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孔注雅言正言也夫詩書禮樂皆先王之典法今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益樂在詩禮之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問若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皆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其中也其不及易春秋何也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謂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大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又攷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則易象春秋孔子不輕以教人若外此雜說更所不語矣

執禮

王伯厚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說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

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當凡射事執其禮事以證此經執禮爲執禮書爲解確甚愚案盧子幹注玉藻篇臨文云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盧氏說亦可移解論語執禮

達巷黨人

漢書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王伯厚謂孟康之說未知所出案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黨人童子童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漢時似相傳如此故史遷得識其人爲童子董策述其人爲不學而自知也又甘茂列傳甘羅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七歲者又童子之證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達巷黨人亦師矣哉

大宰

孔注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鄭注以爲是吳大宰嚭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於亓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六歲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家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毛氏論語稽求篇閻氏四書釋地亦並不從孔注或宋之說惟是二君之論復又相異毛從鄭注大宰屬吳閻以爲尤不若屬陳以檀弓有陳大宰嚭爲證竊以爲夫子聖者與之問則近吳人語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

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此可由語氣之同悟大宰之吳大宰也

鳳鳥河圖

四書釋地謂河圖不必定宓羲時出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愚竊謂鳳鳥亦不獨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黃帝時亦至見韓詩外傳禮瑞命記少皞時亦至見春秋左氏傳周成王時亦至見尚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言君奭若去鳴鳥將不復聞是於時鳳方在郊詩卷阿及竹書紀年集注却俱畧

君召使擯

此經之擯司儀所云交擯是也案禮有交擯有旅擯兩君相見則交擯若卿爲聘賓則旅擯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之交擯者上擯承擯紹擯與賓之介相遞傳命聘禮注云其傳命各卿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旅擯則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承擯紹擯立其處而無事今此經云揖所與立左右手傳命相語然後有揖夫子於魯爲大夫合爲承擯右有上擯一人左有紹擯三人唯兩君相見有事交擯傳辭乃左右揖所與立之人也

臭惡不食

物之將壞者固氣惡然竊據周禮云牛夜鳴則庶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烏鰲色而沙鳴鸃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鄭君曰庶惡臭鸃腐臭漏當爲螻如螻蛄臭惟腥字鄭讀爲星是肉中如米者今按肉中生小息肉則氣亦惡是禮

文實論語之確解

不時不食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椄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閒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

又案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畧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想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辭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

論語稽求篇謂食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愚更卽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得其時鄭注羞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反是其卽不時之食歟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案說文有酤字以沽爲水名酤有二義一訓爲一宿酒毛公詩傳云酤一宿酒是一訓爲買酒班志云酒酤在官和旨便人是則以買酒字爲沽者後人所改漢以前則作酤字或亦書假借爲之

鄉人飲酒

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蓋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

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

廐焚

鄭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王弼論語釋疑曰廐公廐也二說不同案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則廐是孔子私家之廐確有切證又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至於家果屬公廐出朝時便可致問當曰輟朝不云退朝公廐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弼之說非是好異者又欲以傷人乎不爲句未始不因問問馬之句上下文氣鶻突復成何語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之兄弟不獨向魋尚有向巢子頎子車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驕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據此則向巢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迫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畚與魋爲黨一族之中戾氣幾遍惟牛淒然孤立眞可哀哉至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之後益魋等叛迹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爲兄弟隱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卽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

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注云當此之時陳恆制齊謹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卽恆所弒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景公時厚施於民者則是僖子乞

魯衛之政

包咸注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不就哀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

此經之語美魯衛乎丁希曾先生曰春秋時非成周時矣道美者未嘗不是刺

衛公子荊

子謂子產不加鄭字晏平仲不加齊字論語中類如此獨公子荊與公孫朝則冠以衛字何也益於時魯哀公之子亦爲公子荊左傳公子荊之母嬖是楚子西之子武城尹亦爲公孫朝左

傳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記者欲別於此二人故特顯之曰衞公子荆衞公孫朝

冉子退朝

周氏注謂罷朝於魯君鄭君注以冉有臣於季氏以朝爲季氏之朝何晏集解從周注朱子集注用鄭說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侯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則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遜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本孔注禮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考之地理殷故都在魯南則二義並得相通

鄭注不可以作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注不占而已矣曰無恆之德易所不占案此一經與緇衣篇中略同惟此經巫醫緇衣篇作卜筮然巫與醫卜並以治人之疾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異義也緇衣云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益即此經不占之意屈子卜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以經解經頗自明

暢鄭注所以爲勝惜朱子不用是以不占而已矣句解不去轉引楊氏愈不明白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朱注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爲子路所不足案禮檀弓篇子路去魯顏淵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不可謂不切切偲偲又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路無兄弟更何處見有不足

憲問恥

孔注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朱子以爲皆可恥謹以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之文例之邦有道穀正是不貧且賤何反得恥若謂恥不能有爲而但知食祿則竊驗之往古有道之世君子在位尸祿素餐之輩必不能俾位於朝何有但知食祿之人也故泰伯篇兩加恥也字是二事俱可恥此憲問恥子於邦有道穀下無恥也一語是惟邦無道穀爲可恥矣邦無道穀即是富且貴也彼此互證孔注良是

駟邑三百

孔注云伯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鄭注見宋本禮記疏）今證之易訟卦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謂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然則伯氏齊下大夫也管仲所受自不止此其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國語吳語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是三百家也可以爲此食

邑三百之證

告夫三子

案左氏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竊謂當以此文爲正蓋季氏雖爲家卿專魯然自襄公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迨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爲正唐石經作告夫二三子語益活潑矣哀公既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爲正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也攷周官禮宰夫掌治朝之灋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入內朝皆退又禮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孔子告哀公討陳恆先與諸臣朝於路寢門外之治朝俟君退乃由宰夫復於路寢陳言討罪之事斯時大夫未退故孔子出就其位而告之國政議於朝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以私家不宜圖國政何屑至其家而謀耶

知柳下惠之賢

集注范氏說若難定文仲果知柳下惠與否不知展喜犒齊師

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筮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聖人責人豈肯臆坐以知賢不舉之罪哉

某在斯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謂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道瞽卽是相師子曰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知此是古禮矣

蕭牆

鄭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敬焉是之謂蕭牆案說經誠不可畧名物制度必如康成顯牆爲屏而後季孫之憂句乃得確解俗下講章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之遠而在蕭牆至近之處可無戒哉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夫子言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愚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邾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旣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誦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已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

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是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以上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下經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之語推之此經即是一例語庶人者又在大夫下若陪臣者亦是也議者圖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後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衛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陽虎有言而魯國亂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毛西河云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閻百詩云季文子行父實爲權姦之首不待其子宿始專國政皆精確可信左氏昭二十三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

矣魯君喪政四公矣三十二年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君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弒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昭公時數喪政之世凡四公則夫子於定公時言是五世平子時言執政之人凡三世則夫子於桓子時言是四世據樂祁言當平子之身云政在季氏三世由平子上溯三世却是武子然武子立悼子爲適於襄公二十三年至昭公七年武子卒而悼子實已先死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悼子既先武子卒則並未執國政而平子卽嗣武子爲卿是三世當數文子武子平子史墨言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政在季氏亦正指魯宣公季文子時言且見魯君失政之年卽季氏得政之歲更徵之左氏宣十八年傳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注云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傳又記公薨季文子遂逐東門氏益見行父之專恣成十六年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宣伯雖行不軌然其言行父專魯自當不誣再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漢書五行志劉向亦有魯三桓執國政宣公欲誅之之語又五行志曰主大夫始顓事顏注云謂季孫行父並是切證孔鄭舊注數文武悼平爲四世知文子始專魯政而於夫子當桓子時言未合朱子數武悼平桓爲四世知夫子與桓子同時而於經史言文子專政未合都緣忘却悼子未嘗爲卿不得數入執政

之世而誤數之耳五世是魯宣至定四世是季文至桓去乎彼則入乎此確不可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所謂三桓者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玃玃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考季友莊公母弟慶父叔牙長而庶禮庶長稱孟故慶父之後曰孟氏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二家宗於季氏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

說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均見宗子之家爲重然則二家視季孫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

及其老也

邢昺疏少之時曰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蓋以曲禮云三十曰壯由少及壯則少是年二十九以下也曰老謂五十以上是又望經文衰字爲說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矣其實王制云五十始衰則方衰之始尚非既衰斯時正古人命爲大夫服官政之年豈國家用既衰之人或反迫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孔穎達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梁惠王篇云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足

明老是七十也

有馬千駟

何義門謂袁飛卿文云地衍膏腴出車有千乘之賦爵崇屏翰繫馬有千駟之煩從地說到車從車說到馬下語有原委以爲陳文子有馬十乘亦采地所出若如俗解則陳文子畜牧不及二百蹄未可當貨殖傳中橘桃之百一子張何故以能棄爲難而推之謹按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此卽景公之千駟矣又哀二年傳畢萬匹夫也有馬百乘明是百乘之家采地一同者則陳文子之十乘自出食采無疑左氏襄二十二年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又云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此則非采地所出

周南召南

據四書釋地商丘宋犖以南之爲國見於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及韓嬰序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閻氏用程大昌之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按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爲短閻氏不釋爲國爲長又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云在南郡南陽之閒加之閒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荆州又揚子方言眾信曰諒周

南召南衞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以此而言實宋氏舉韓詩序之說爲長閻氏謂非南國諸侯爲短至以雅以南箋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蓋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鉤命決亦云南蠻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接輿

說者多謂楚狂之名氏不傳因其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遂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閻百詩謂孔安國注己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觀旭案國策范雎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癩披髮而爲狂則不惟傳其名並傳其行矣戰國去孔子未遠當足爲據又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則過非過車前何得云因其接輿而歌遂彊名之

宮牆

閻之丁希曾先生曰此宮牆宮字是爾正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觀旭案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康成云宮爲牆垣也是其切證左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爲牆古者以牆爲宮故築牆曰宮之矣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貜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史記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及其將死也之文而誤會云絲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巨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宇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記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之文而謬說誅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竇武子臣竇氏蓋滅已久牢曰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稱子卽禮稱南蠻雖大曰子非

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據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氏子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呼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闢止字子我遭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戮其相子張學干祿易爲問干祿未允有子似夫子增作狀似孔子非是費季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邑宰則謬增邑

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憩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彊符七十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疎謬未加深攷者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七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